

未央文史資料

第二輯

政協西安市未央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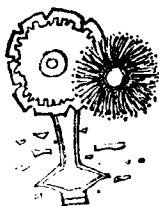
未央文史资料



政协西安市未央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6 . 12

目 录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防空窑洞

……………张剑影 张崇武 (1)

大白杨的社火

……………陈桂爽 (7)

九宫道的覆灭

……………田宗锡 张星云 杨文学 (26)

私立东明小学史话

……………蔺祖仁 邹效龙 (32)



精英云集 人才辈出

……………张安祥 (38)

回忆五姐方鉴昭

……方向知口述 方正义 方群玉整理 (42)

✓ 李应良烈士史略
.....王建强整理 (50)

刘建中烈士史略
.....陈希平 娄鸿茹 (53)

岳劼恒先生生平史略
.....田宗锡 (56)

王氏兄弟 浩气长存
.....王志茂 王慧娥 口述
邹效龙整理 (61)



望陵台..... (71)

天录阁与石渠阁..... (73)

瓜王冢的传说..... (75)

赤地红茅千古奇

——韩信滩的传说

..... (79)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防空窑洞

张剑影

张崇武

在未央区范北村的西北角约二百米处，有一片低洼土地，靠西面约二丈高的土崖下面仍存有窑洞残迹，这就是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的防空窑洞革命旧址。据现任“八办”纪念馆馆长刘彤璧和谭冰二人回忆，当年有周恩来、朱德以及林伯渠、蔡畅、任弼时、徐特立、邓颖超、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在这一防空洞里躲警报、开会，运筹抗日大计。笔者通过调查考证，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起 因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兵谏”后，面对日寇

的武装侵略，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但是，在抗日战争正式开展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致使日寇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我半壁河山，其重兵直逼陕西东大门——潼关。在日寇铁蹄践踏至风陵渡时，遂利用晋南的运城、临汾等地机场，出动机群，循环不断地对西安狂轰滥炸。当敌机盘旋在西安上空时，城内常有汉奸发出信号弹，示意轰炸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这一目标。

为了避免损失，“八办”于一九三七年冬，在城西郊的西新庄一带修建了防空窑洞。由于该防空窑洞远离七贤庄，“八办”人员每每防空都要乘大卡车前往。加之国民党战干四团中一些反动分子的捣鬼，竟把“八办”的大卡车盗走，逼“八办”不得不二次把防空地址转移到城南郊的瓦窑头村附近。一九三八年，“八办”再次考虑到距离较远，不利于防空，经伍

云甫处长同意，由总务科长赵孟明和史唯然亲到现场勘查，才第三次将防空窑洞地址确定在交通方便，地形隐蔽的范北村西北角的低洼地带。每月付给地主人两袋面粉，作为租金。

修 建

建址确定后，“八办”即派红军战士、警卫班长王孟德同志负责，雇请范北村群众，在西崖面上由南向北依次打了九孔窑洞。其中大窑八孔，每孔宽一丈，深二丈，高七至八市尺，安有门窗；小窑一孔，宽约六市尺，深一丈，高六至七尺，窑口用土坯砌了半边，无门窗，这是灶房。在灶房的紧北边，有群众为浇地用的两眼水井，供窑院人员生活用水。窑院周围筑有七尺高的土围墙，东南方开有大门与院外接通，全院共占地约三市亩。

窑院建成后，“八办”即运来了桌椅床铺，进行了布置：进大门后第一孔窑为门卫处，

由王孟德和雇请的名叫马索、老苏的两位农民，共同看守院门，其余七孔大窑洞为“八办”同志及中央领导同志办公开会之用，最后一孔是灶房。在“八办”正式搬进后，特备了酒席，邀请范北村老农张怀金、范有富、范兆林等同桌就餐。

价 值

范北村窑洞是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防空洞，也是藏物窑。当时，防空警报一响，伍云甫处长和工作人员立即动身到这里，办公开会非常保险，真可谓八路军驻西安第二办事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一防空洞既保护了中央领导以及“八办”同志的安全，又保护了重要资料和物资免遭损失，对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撤 离

常住范北村防空洞的“八办”同志特别注

意联系群众，经常到群众家走访，帮助干家务活，有说有笑，态度和蔼，被群众誉为“仁义”之师，关系十分融洽。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反动当局指派特务经常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在窑院附近实行监视和破坏。范北村农民范道生和“八办”的王孟德同志，都曾被密秘抓捕、关押、审讯、毒打过。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再度掀起反革命内战。

一九四六年，原西安警备司令部强迫“八办”撤离，司令曹日晖指派稽查处副处长陈南桐率领城防部队，名为护送，实为押解，强迫“八办”全体人员随带物资撤离北上。

“八办”刚一撤离，国民党军政部第一军需局将此防空洞占作被服仓库。一年过后，又将物品搬到范北村保管，从此窑院再无人管护了。

一九四八年，范北村农民为给牲畜拉土垫圈，拆除了围墙。后因年深日久，窑洞多数塌陷，现只留下残迹。

一九八一年，未央区在初次文物普查中对这所革命旧址进行了勘察、拍照和登记，建立了文物档案，开始保护管理起来。

大白杨的社火

陈桂爽

大白杨的社火，在西安以至首都北京都颇有名望。社火，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以她具有历史悠久，精巧玄妙，装点万变，婀娜多姿，热闹红火，乡土气息浓郁，既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又便于观众云集于广场、路旁、村野、街巷同目共睹，尾随观赏等艺术魅力和特点，因而世代相传，沿袭至今。

大白杨的社火，在古都长安渊源流长，而且在艺术上亦颇有建树。笔者仅述一、二，确有言不尽意之感。

大白杨村的传说

在未央区有个晓有名气的村庄叫大白杨，

这个村以东西两头分为两个自然村，即白杨东和白杨西村。两村同街毗邻，住户相接，在地域上实则为一个村庄，故人们在习惯上统称为大白杨。

说到大白杨村名的来历，倒有一段妙趣横生的神奇传说：相传在公元前368年间，这里曾是一片寂林，飞禽走兽遍及林中，有少许乡民，住此以射猎谋生。某岁艳阳季节，喜爱射猎的周显王（姬扁），自洛阳西行游猎至陕。一日，天高气爽，显王率部来到这里，潜入深林取猎。时近黄昏，天色突变，炸雷震耳，雨如瓢泼。显王一行，展转林中，难辨归途，心里万分焦急。此刻，有一臣乱中猛省，报奏显王曰：“圣上，小臣随王入林之时，忆及丛林南际，有一偌大白杨，以臣愚见，虽大雨滂沱，但此树南侧常受日照，必稍为干温，而北侧则较潮湿，如摸其躯杆，则可辨

其南北矣！”显王大喜，急命其摸之，果然辨其南北，逐驰马而归。嗣后，周显王为念其射猎迷途得救一事，即令部下在此修庙一座，并令数名卒役在此定居，守护庙宇及这棵大白杨树。显王东归之后，这些卒役即在此安家落户，以农为业，传宗接代，形成村庄，取村名为“大白杨”。久而久之，子孙增多，并以庙宇为界，分东西两村。

“社火”的渊源

要说大白杨的社火，必须先从“社火”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渊源谈起。

“社火”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源远流长。据有关史料考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文字记载，其名曰傩（音“喏”）。“傩”是古时腊月，人们用来逐疫驱鬼的一种迷信活动仪式的代称，即乡人戴上面具，披着兽皮，点起

火把，逐疫驱鬼，以祈安泰。《论语·乡党》一文中已有“乡人傩”的记载，后来，进而形成“傩舞”。到了汉代，宫廷傩舞的规模日渐盛大，有“方相舞”、“十二神舞”等名目。舞者头戴假面，手执干戚等兵器，表现逐疫驱鬼的内容。“傩舞”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开始由迷信的驱疫祭礼仪式，逐渐向娱人取乐方面演变，加强了娱乐成份，出现了表现劳动生活和民间传说故事的杂耍形式，进而成为“傩戏”。

到了唐代，随着歌舞乐曲艺术的产生，“傩”的形式有了升华，演变为“射覆”。“射”者，击中的意思，覆者，掩盖、匿藏的意思，即将所扮的人物、戏文隐匿起来，并不直接标明所扮戏文的名目，供众人边看边议，猜度取乐。在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的《李义山诗集·无题》中，亦有“隔座送钩春

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的记载。

至于“社火”一词的准确含意，根据大量史料考证：在我国，历代帝王均泛称一统天下为“社稷”。“社”，泛指天下土地；“稷”，泛指五谷粮食。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社稷》一书中说：“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敬之”。《礼记》中亦有“国君死社稷”、“能执干以卫社稷”等论述。在遥远的古代，“社”为地区单位之一，《管子·乘马》有：“六方里，名之曰社”；《礼记·月令》有：“命民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亦有“请致千社”之说。杜预注：“二十五家为社”；史书上称“土社”。“火”，“伙伴”之意。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炊一火，同火者称为

“伙伴”。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九）里写到“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亦有“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的记述。据上记载，社火其源应是结“社”为“伙”，同伙取乐，热火朝天，红似火焰之意，故称之为“社火”。

大白杨的“社火”

“社火”是包括芯子、柳木腿、旱船、走马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总称。大白杨的社火实属于芯子，故应称谓大白杨的芯子。但考虑到群众多年的习惯，本文仍以社火称之。

大白杨村的“社火”因无人记载，资料奇缺，很难说清起于何时。但其近百年来的活动

却有“三亲”史实可证。据大白杨村健在于世的七旬老艺人张志林、张正坤追忆：“我们大白杨的社火至今有五代人，第一代“会头”有东村的王林和西村的景老二；第二代“会头”有西村的张德轩和东村的王树生；第三代“会头”有张忠连、张凤林；第四代就是我们这一辈没牙老汉；第五代就数保成、印才、栓印这一等五十郎当岁的老小伙子了”。解放后，大白杨“社火”的“会头”，虽由历任的基层干部代替，但其活动（除六〇年至“文革”期间外）可说是基本没有间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项政策的放宽，富民政策的深入人心，农村经济的日益活跃和民间艺术的崛起，一九八〇年以来，大白杨的“社火”又有了年青一代的新“会头”，这就是东村的支部书记赵玉明和村长王云龙；西村的支部书记侯振海和村长刘随喜。在进一步追索大白杨村